四書典故辨正

四書典故辨正卷十三

溧陽周柄中理衷氏著

公孫丑

陶淵明羣輔錄八儒篇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或疑公孫氏即孔子弟子公孫龍朱竹垞謂公孫龍不聞傳易晉太康二年汲郡人發魏王冢得竹書易五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二篇此公孫氏之易因考定傳易者爲公孫段雖未知是否然公孫氏與子思子張並稱必非孟子弟子公孫丑也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

屬辭比事之儒。亦非樂正克、鍾伯敬。翼考以爲孟子弟子謬矣。 一統志兖州府鄒縣西北十里地名南公孫。有公孫丑墓。按丑爲齊人。而墓乃在鄒。方之玑謂孟子去齊。丑實從焉。遂留而不返。孟譜言孟子之子睪嘗從學於公孫丑。其覽年所造。殆未可量云。

曾西

曾西。趙註以爲曾子之孫。王伯厚曰、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子之子。愚按曾子二子元申。見檀弓。而大戴禮云、曾子疾病。曾元持首。曾華抱足。華即申之字也。申說

字華不當又字子西曲禮孔疏亦以晳西爲曾子之孫疑趙註爲是

自武丁至紂凡七世註

問潛邱曰殷本紀自武丁至紂凡九世集註云七世者得毋以祖甲爲祖庚之弟庚丁爲廩辛之弟并兄弟于一世乎然則國語何以云帝甲亂之七世而殞仍數庚丁此紀上文自仲丁以來比九世亂皆數其弟乎古所謂世者蓋指在帝位歷年而言無論其行輩也愚按何義門讀書記七世元板七作九則註原不誤鋟本譌耳

微仲

宋世家、微子啓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家語、微子卒。其弟曰仲思。名衍。繼微子後。邑氏春秋、紂母生微子與仲衍。其時尚爲妾。旣而爲妻。生紂。則微仲者、微子之弟也。漢書古今人表、于微子注曰、紂兄。微仲注曰、啓子。閻百詩力主之謂。啓旣帝乙之元子。封于微。衍果屬次子。王畿千里。豈少閒土。斷無兄弟並封于一國之理。此說不然。檀弓孔疏云、衍亦稱微者。微子封微。以微爲氏。故弟亦稱微。猶春秋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祭叔也。

益國君介弟。原得稱兄之國號以爲號。孟子任。君之弟稱季任。亦其。例也。而門氏以兄弟並封爲疑。非通人之論矣。　檀弓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鄭注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北齊刁柔曰然則殷適子死立適子之母弟。愚按詩大明疏引鄭康成書序注云紂母本帝乙之妾。生啟及衍。後立爲后生受德。是鄭本以衍爲微子之弟。非謂立適子之弟也。刁柔誤解鄭注不可爲據。

膠鬲

膠鬲孟子與微箕比干並稱輔相。固商之賢臣也。乃曰

氏春秋誠僞篇云文王沒武王立使叔旦就膠鬲于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一似武王以富貴要膠鬲使之與周通謀者此必無之事果爾則膠鬲不得爲賢人武王周公又惡得爲聖人乎且此說之謬妄吾請即以本書折之貴因篇云武王伐殷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曰師將何之無我欺武王曰將之殷也當伐殷時膠鬲猶未知師之所往則其不與同謀可知矣又云武王入殷問膠鬲殷之所以亡對曰王欲知之請以日中爲期王與周公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

之周公曰此君子也以其主惡告王不忍爲也然則膠鬲固忠臣且不忍言其主之惡而忍有二心于其主乎日中弗得殆不知其所終矣國語妹喜與伊尹亡夏妲己與膠鬲亡殷此無稽之邪說當以孟子之言爲正

鎡基

鎡基趙註云耒耜之屬愚按漢書作茲其周禮薙氏春始生而萌之註萌之者以茲其斫其生者疏漢時茲其即今之鋤也顏師古急就篇註鉏去草之物也一名茲其韋昭國語註以耨爲茲其鎛爲鉏恐非

孟施舍

趙註孟姓。舍名。施發音也。愚按孟、施、當爲複、氏。魯有少施氏。係魯惠公子施父之後。見雜記鄭註。疑孟、施、氏亦、出於施父也。趙氏以施爲發語聲。如於越句吳之類。恐非。

鴟鴞之詩

孔氏書傳、于金縢篇我之弗辟。訓辟曰法。解作致辟于管叔之辟。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解作東征以殺管叔。朱子詩傳仍之。因謂旣誅管蔡。始作鴟鴞。按孔子序。

鴟鴞詩于徂東前則東征自在作鴟鴞詩後居東當從蔡氏解作居國之東越絕書云周公避位出巡於邊其証也鴟鴞乃居東所作此時二叔雖布流言未有叛逆之迹自公居東之二年始廉得其實所謂罪人斯得也其爲詩貽王而托于鳥言正以其反形未露故王既得詩疑信難决亦未敢誚公也及風雷感悟迎公以歸二叔自知陰謀旣破舉兵以叛然後公以王命征之朱子後來與蔡氏帖已不從孔傳特未追改詩註耳

僞申培詩說以居東爲避居于魯謬甚斯時流言既播王方

疑公公乃惘然據國自處嫌疑之間此郭汾陽所不爲而謂周公爲之耶況王發金縢後出郊迎公以其居國之東也若是居魯豈有自西岐至東魯迎公之理孝順甫仇滄柱俱誤信其說故并辨之

廛無夫里之布

廛是國中左右各三區之民居所謂願受一廛而爲氓者第二節市廛是國中最後一區商賈居之集註混而爲一非也周禮閭師凡民無職者出夫布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即此夫里之布是已註中止據載師而不

及閭師。又添出家征一項。蓋因舊註而誤　朱子謂載師所云。以待士大夫之有土者。不毛不耕。謂臺池苑囿之屬。民無職事。又是其家所養浮泛之人。閭師民無職者。方是庶民。故其出前重而後輕。任翼聖申之曰、夫布是罰那游手之民。里布是罰那公卿佔民田爲亭臺池沼者。蓋游民惰于農。故罰以一夫所耕之稅。民受田百畝。入稅十畝。則一夫百畝之稅。實十畝也。至公卿奪民可耕之田而爲燕樂之地。故其罰重于民數十倍。若民所受五畝之宅。即不種桑麻。閭師罰之。亦止生不帛死

不衰耳未嘗罰以二十五家之布也愚按任氏此條本之朱子而未得其意朱子是而任說非也葢載師之無職事者是游手朱子所謂浮泛之人也夫家之征所以罰之也閭師之無職者則九職中之閒民非游手也夫布乃其常賦非罰也或問無職事者與無職者其異安在曰太宰九職一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載師之無職事者無職而并不事事也閭師之無職者無常職也而轉移執事則猶有事也故但曰無職而不曰無職事經文甚明人多混看　周禮閭師疏劉玫問夫家之征

與夫布其異如何鄭答云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算斂在凡賦中者也按鄭氏解兩夫字不同今既引閭師以釋夫布則解夫字不當仍用一夫百畝之稅之說夫布者論丁出錢以爲賦猶漢口稅之法也漢口率出泉概施之有職閭則惟施之閭民而已

里布有三說鄭註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王明齋曰里布以宅里得名蓋均授以宅里彼則搆屋皆滿而不毛故有里布非出二十五家之布也金氏瑤曰里布嬪婦之貢里宰所徵故曰里布里宰徵斂其財賦是也三說不

同並存之以備參考。

歷山　証

按水經注歷山有四一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嬀汭二水出焉一云雷澤西南十許里有小山孤立峻上謂之歷山北有陶墟郭緣生言舜耕陶所在一云漯水出歷城縣故城西南城南對山山上有舜祠書舜耕歷山亦云在此一云下落城西南四十里有潘城城西北三里有歷山山上有舜廟既四說並存矣又云鄭康成謂歷山在河東皇甫謐或言今

濟陰歷山是也與雷澤相比余以鄭言爲然故揚雄河水賦曰登歷觀而遥望兮聊浮游于河之巖今雷首西枕大河校之圖籍於事爲允則主河東之說矣曾子固齊州堂記曰康成釋歷山在河東世之好事者因嬀水出于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耕稼陶漁皆舜之初事在一時地宜相近今河濱雷澤皆在濟陰則歷山不應獨在河東舜娶二女後乃居嬀汭與耕歷山益不同時而地亦當異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

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于孟子圖記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爲信然也。王伯厚通鑑地理通釋方輿之通。雅皆主齊州歷城。閻氏釋地主河東。今亦不能定其孰是。姑兩存之。至李石續博物志引周處風土記。謂歷山在越州。此則出於傅會謬妄無疑。

河濱 註

陶於河濱。皇甫謐謂在濟陰定陶。括地志。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卽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何必定

陶。愚按水經注、雷澤西北有陶墟。郭緣生言舜耕陶所在。墟阜聯屬。濱帶瓠河。則河濱卽瓠子河之濱、在濟陰。而括地志以歷山河濱皆在河東。未知孰是。

雷澤 註

漢地理志、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括地志、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水經注、雷澤在大成陽故城西北十餘里。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卽舜所漁也。愚按雷澤縣本漢成陽縣。三說、並同。墨子、舜漁於濩澤。通典、澤州陽城縣有濩澤水。澤州今屬山西、此又別是一說。

塗炭

邱月林云坐于塗恐其汚坐于炭恐其焚愚按書仲虺之誥曰民墜塗炭孔傳云若陷泥墜火蔡傳亦云塗泥炭火邱說本此然書傳以炭爲火猶詩言王室如燬之意其義可通此云坐於塗炭是言其汚兇乃無火之黑炭耳若是炭火豈必朝衣朝冠而後不坐哉趙註云塗泥炭墨則非炭火明矣

郭

集註郭外城毛大可云郭廓然無城之名惟無城故質

之國郭都邑郭皆無城者至春秋避齊難如城成郛城而郛郛者郭也謂郭是外城錯矣愚按釋名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並不言無城左傳魯定公使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夫衝者攻城之具詩言臨衝以伐崇墉戰國策言攻城舉衝櫓又言千丈之城百尺之衝是也無城焉用衝爲至魯之城成郛城西郛則以城不皆郭故因備敵而增築之若據此謂郭本無城則春秋書城祝邱城向城諸及防豈城亦無城乎管子云內之爲城城外之爲郭則城是內城郭是外

城又何錯焉若春秋城中城杜註中城魯邑在東海厚邱縣西南厚邱今本作廩邱邱按東海無廩邱後漢志東海厚邱縣註引杜氏中城在此是杜元作厚傳寫訛耳今正之而禮書謂是內城此則陳用之之誤

環而攻之

周禮春官簭人九曰簭環鄭註環謂筮可致師不也孔疏環與環人字同環人掌致師知此經筮環亦是主致師以卜之事也愚按孟子環而攻之之環即周禮筮環之環環而攻之謂筮而攻之也攻之則筮吉故曰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雖筮得天時之吉而不能克

之。是天府不如地利也。曩曾於曹月川語錄中得此說。嘆爲確解。集註以環爲四面攻圍。則環攻與得天時不甚融洽。故須以贖曰持久四字添補聯綴之。不如此說之直截而有根據也。

平陸

備考引平陽府之平陸縣。愚按此平陸漢爲大陽縣屬河東郡。並非齊地。唐書地理志、天寶元年。太守李齊物開三門以利漕運。得古刀。有篆文曰平陸。因更名。則唐以前此縣猶未稱平陸。矧孟子時乎。閻潛邱曰、漢東平

國有東平陸。卽田齊世家所云魯敗齊平陸者。古爲厥國。孔子時爲魯中都地。爾時屬齊。爲齊之邊邑。田齊世家云、有陶平陸。梁門不開。張守節曰、平陸唐兗州縣。卽中都。在大梁東界。故知爲邊邑。愚按閻說甚覈。更證以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云、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竟。又知爲齊西竟之邊邑。但以東平陸爲古厥國。卽魯之中都。此稍欠審。按水經注汶水又西南逕東平陸故城北。應劭曰古厥國也。又西南逕致密城郡國志曰須昌縣有致密城。古中都也。卽夫子所宰之邑。據此、則

東平陸爲厥國須昌爲中都其地相近後漢省平陸入須昌遂合而爲一耳

持戟之士

持戟之士衛士非戰士失伍謂前驅行列不整怠事非逃陣去之謂罷遣之非殺也若作殺則下接失伍句亦太唐突矣閻潛邱引史記商君列傳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聶政列傳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以証此持戟之士是爲大夫守衛者孟子卽所見以爲喻此說得之郝京山曰伍班次也失伍不在

班也去之罷去也亦指守衛者言

靈邱

靈邱即史記田齊世家所謂三晉來伐我靈邱者趙岐註但云齊下邑正義引漢書地理志代郡有靈邱是誤以趙之靈邱應劭曰趙武靈王葬其東南二十里故縣氏之爲齊之靈邱而不知齊境不得至代也史記正義靈邱河東蔚州縣時屬齊明三省通鑑註以爲即漢淸河郡之靈縣皆臆度之說于欽齊乘今滕縣東三十里明水河之南有靈邱故城亦未知何據閻氏釋地曰趙世家惠文王十四年樂

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邱。明年燕獨深入取臨淄。加以蚳鼃去王。遂無以箴王闕。特辭靈邱請士師足徵爲齊之邊邑。但實不知其所在耳。

齊卿之位

毛大可曰。諸侯之卿。有左師右師。如宋有右師華元。趙有左師觸龍。皆是正卿。王驩時爲右師。故曰齊卿之位。集註云攝卿。趙註云後爲右師。總疑蓋大夫是邑宰名。如鄒大夫鄒邑大夫之類。不當與右師作同時稱耳。不知蓋大夫者。大夫加邑號之稱。如晉卿趙氏以守原名

原大夫楚司馬沈氏以食葉名葉公非止邑宰專稱也

愚按左傳凡大夫加邑號者皆治邑之大夫僖二十五年傳晉趙衰爲原大夫二十七年傳命趙衰爲卿則當其守原之日未爲卿也楚僭號縣尹皆稱公如申公鄖公白公之類皆邑大夫惟葉公嘗爲令尹司馬以老于葉故始終稱葉公此固不可爲例者王驩爲蓋大夫猶距心爲平陸大夫非卿也嘗以集註攝卿之說爲是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

自齊葬魯蓋喪在齊而葬於魯者列女傳孟子處齊有

變色擁楹而歎孟母見之云云則知母並同在齊自齊葬於魯則知母即沒於齊而以母喪歸葬也既葬之後宜終喪于家曷爲而遽反于齊邪京山曰此反齊而拜君賜也禮凡尊者有賜必明日往拜惟喪禮則歛之明日但拜君命及衆賓而不拜棺中之賜故贈禭之賜至三月歸葬後然後反齊而拜賜顧亭林曰自齊葬魯言葬而不言喪此改葬也禮改葬緦事畢而除故反于齊閻潛邱曰反齊是終三年喪後復至齊爲卿所云前日猶齊王之稱前日願見陳臻之問前日王餽兼金不必

前一日也毛西河曰孟子母沒于齊而墳墓在魯不得不至魯合葬而究之魯翻無家而齊有家故記曰反于齊反者反哭之反也葢其斂尸殯堂獻材井槨諸節行之在齊至三月而歸葬于魯故甫葬而即反齊以亡者噫歆尙在齊也愚按郝氏之說頗屬杜撰儀禮所謂不拜棺中之賜者言但拜君命而不拜賜物鄭註云棺中之賜不施已是也若謂拜賜在三月葬後禮文並無此說顧氏謂改葬亦屬臆度觀下文曰敦匠事曰嚴不敢請何以見其爲改葬而非初喪乎閻氏謂反齊在終三

年喪後則充虞明曰嚴不敢請今願有請兩請相接正
頂嚴字三年後不嚴久矣若反齊果在三年後則本章
當以充虞問曰記作起何如陳臻問曰之例何必言自
齊葬魯並從三年前叙來歷乎毛氏以反為反哭之反
亦非確論韓退之言今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
于歸孟子恐未必然七篇中記致為臣而歸記孟子居
鄒安見齊有家而魯獨無家乎按家語孔子曰三年之
喪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致事謂還政於君大夫三月而
葬五月而卒哭然則反齊者卒哭之後反而致其為卿

之事於齊王也任鈞臺頗主此說但不引家譜以証又叅以郝氏拜賜之說爲未當耳　任鈞臺云止于嬴者禮齊衰不入國門致事拜賜皆使人報于君而身待于境按禮衰絰不入公門非不入國門況嬴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北汶水之北去齊都臨淄三百餘里即云身待于境亦不宜若是之遠此皆郝京山謬說襲之何爲

管叔監殷

監殷有二說鄭康成詩譜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

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皇甫謐帝王世紀云自殷都以東爲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爲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爲邶霍叔監之此以三監爲管蔡霍朱子集註從之孔氏書傳則以管蔡商爲三監史記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漢書地理志周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邶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皆不數霍叔與鄭氏異孫毓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爲長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趙註、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此以周公爲兄管叔爲弟按金縢孔傳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霍叔流言于國正義云傳葢以管叔爲周公之弟白虎通姓名篇數文王十子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蔡叔度列女傳母儀篇數太姒十子亦以管蔡爲周公弟鄧析子無厚篇云周公誅管蔡此于弟無厚也傳子通志篇云管叔蔡叔弟也爲惡周公誅之又舉賢篇云周公誅弟而典型立漢晉諸儒固有以管叔爲周公弟者不特臺卿此註也

季孫

子叔疑

趙註、謂季孫子叔皆孟子門人。聞孟子不受萬鍾之言。而季孫曰異哉子叔亦疑其說而以爲可受也。是以宋徽宗政和五年。封孟子弟子爲侯伯。樂正公孫以下凡十八人。季孫子叔與焉。集註以爲孟子引言。則二人非弟子明矣。但謂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愚按子叔之先。出自魯文公之子曰叔肸。叔肸之子曰子叔聲伯。後遂以爲氏。魯昭公二十九年叔詣卒。公羊傳載季孫意如之言曰。叔詣無病而卒。此皆天也。非我也。則此季孫

疑即平子意如而子叔疑即叔詣也一作子叔倪昭二十五年夏叔詣猶會諸侯于黃父或是年之秋季孫逐昭公叔詣始有怨于季孫故爲政不用乎此固不得槩槩言之姑識於此以備考

宿於晝

晝或曰當作畫毛西河非之曰孟子去齊歸鄒鄒在齊之西南上而括地志以晝即戟里城在臨淄城西北三十里與歸鄒之道判然相反愚按史記田單傳畫邑註劉熙曰齊西南近邑漢書耿弇傳畫中註晝邑故城在

西安城東南𢧐西安即今索鎮在臨淄之西非西北不與歸鄒之道相反則晝當作畫或說非妄謂在臨淄西北者括地志誤耳

居休

路史國名紀休在潁川或云介休介在膠西愚按此皆非孟子自齊歸鄒中間經過之地閻潛邱曰故休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一十五里此說近之然未知何據當考

崇

崇趙註但云地名備考以爲古崇國卽今鄠縣鄠乃秦地孟子安得于此見齊王春秋宣元年趙穿侵崇杜注崇秦之與國此亦非齊地路史云彭城北三十里埠城臨泗水古崇國城西南有崇侯廟此與齊頗近豈卽是耶方之玖著孟子年表以崇爲崇武不知何據

四書典故辨正卷十四

溧陽周柄中理東氏著

過宋

金仁山曰、自滕而西南過宋三百五十餘里。閻潛邱曰、是時楚地久廣至泗上。滕南與楚鄰。苟有事于楚一舉足即已入其境。必迂而過宋都者。以孟子在焉。顧麟士謂非世子迂道來見。此不通地理之說。愚按是時楚都于郢。頃襄王二十一年始徙都陳 在今湖北襄陽府宜城縣西南九十里。宋都商邱。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滕在今山東

兖州府滕縣西南十四里。自滕之楚。而取道商邱。路稍廻遠。麟士謂非迂道。固謬。閻謂一舉足即入其境。亦未明悉。

宗國

集註、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閻百詩非之曰、獨不記周公弟也之文耶。又不記周公太姒之第七子。爲武王母弟第五人耶。愚按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鐸。武叔成。霍叔處。康叔封。冄季載。則周公是太姒第

而于武王母弟第二人。若孔安國書傳。趙岐孟子註。以周公爲管叔之兄。則是文王第三子。閻氏謂第七子。此賈逵杜預之說。左傳正義曰。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爲次。賈逵等皆言蔡叔周公兄。故杜從之。此閻氏所本。然要是賈杜之說。與孔傳皆異義之不可從者。當以史記爲正也。至魯爲宗國。趙註謂尊聖人故宗魯。則宗聖非立宗之義。呂東萊論宗法。謂以天子諸侯之嫡長弟爲之宗。而諸嫡庶宗之。周公爲武王母弟第二人。本非長嫡。而集註云周公爲長兄弟宗之

者以管叔已辟則周公為長嫡即大宗也閻氏反取趙註亦非是

徹

徹法之說不一論語古註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張南軒楊氏以為兼貢助而通力也袁明善則專指通用貢助言之横渠張子謂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裒分之朱子據此因以通力合作計畝均分釋之而文集中又云此亦不可詳知或但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

其畝亦未可知則朱子已疑不能定矣按孟子明言農有等差若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則勤惰無分安得復有食九人至食五人之別任鈞臺曰徹者言君民上下相通也蓋商制八家同井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周制九夫爲井并以公田授民（說詳下條）而于百畝中各取其十之一其與貢異者貢校歲以爲常周隨年之豐凶使民納十畝之入年豐則君民同其有餘年凶則君民同其不足上下相通故謂之徹看貢字助字都從君民起義可見

公田

孟子言八家同井周禮及考工記則曰九夫爲井其制不合萬充宗以八家爲殷制九家爲周制又謂夏時亦一井九區分之九夫但夏校數歲之中以爲常周則歲取其所獲之十一耳楊文來駁之曰誠若充宗所云則周不獨鄉遂爲貢卽九夫爲井莫非貢法而助法蕩然矣此與孟子引公田一節亦不合愚按鄉遂用貢都鄙用助此註家之說不足爲據者周禮本文明言九夫爲井又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此周一井九夫徹與助異

之明証充宗之說艮不誣已徹本無公田故孟子云雖助爲有公田言惟助有則徹無以明其制之異言雖周亦助見助豐凶相通徹亦豐凶相通明其意之同若徹原是助則人人共知孟子何用辭費哉問徹無公田詩言雨我公田者何曰商八家同井公田在私田外周九夫爲井公田即在私田中夏小正曰三農服于公田公田之稱可施于貢獨不可施于徹乎然則周何以變八家爲九夫曰此則任釣臺嘗論之矣蓋自商至周歷六百餘年生齒必日繁無田可給不得不舉公田授之民

及列國兵爭殺戮過甚民數反少于周初而徹法之壞已甚故孟子欲改行助法所謂與時宜之者此眞通人之論也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孟子言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此鄉學也而王制所載虞曰庠夏曰序爲國學之稱考之周禮則州黨之學皆曰序而庠校不見於經學記云黨有庠者庾氏謂夏殷制非周法其說皆與孟子不合讀孟子書當就孟子求其義不得又以他說汨亂之安溪李文貞公曰立太學

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董子雖言之而莫行也後在漢代辟雍太學之制博士弟子員之設僅于京師而已自後天下州邑亦徒廟事孔子而無學宋之中世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始得爲之少則不能中律今荒州僻縣無不設之學矣意三代相承亦如此夏之時鄉爲置校而已殷之時州莫不有序焉周人修而兼用之而黨庠以遍此自古及今其制寖廣也黨近于民故主于上齒尊長而以養爲義鄉近于國故總乎德行道藝而以教爲義州則自黨而升

而將賓於鄉故修乎禮樂容節而以射為義此則自上而下其法寖備也按文貞此說最善葢黨統于州州統于鄉故序以承校庠以承序制以漸而始大備俗說謂三代之鄉學各一而惟遞變其名不可通矣　汪武曹曰孔氏謂閭里以上皆有學夫閭里以上之學皆鄉學也皆小學也乃由閭里而族鄰而黨鄙而州縣而鄉遂層累而升者意者小學中又或有優有劣故為此別異之不可因其遞有所升而遂謂惟閭里之學為小學餘皆大學如許東陽之說也孟子言謹庠序之教須白者

不負戴于道路說得如此甚淺可見鄉學之止是小學

愚按此說非是蓋鄉學國學以地分小學大學以年分記曰家有塾人生八歲入焉此小學也及其十有五歲入大學則由塾而升之黨鄙之庠又由庠而升之鄉遂之序又由序而升乃入國學庠序雖非國學然不可謂非大學許東陽之說不誤汪氏謬耳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鄭康成註周禮謂鄉遂用貢都鄙用助朱子然之此節註云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野郊外都鄙之地二語

亦本之鄭氏。其實不然。按周禮王畿百里內爲六鄉。六鄉之地。去國五十里爲近郊。去國百里爲遠郊。所謂國中。郊門之內。鄉是也。百里以外至二百里爲六遂。遂人掌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鄙爲縣。五縣爲遂。是鄙在遂中。而其地爲野也。二百里外至三百里爲稍地。三百里至四百里爲小都。四百里至五百里爲大都。鄙近都遠中。稍地大司徒以入則治都鄙。蓋自縣鄙至都家通六鄉以外之地言也。都鄙固是野。而遂非國中。鄙又不當別出遂外。況小司徒專掌六鄉。曰九夫爲井。明是助

法今反云鄉遂用貢其誤明矣

圭田

孔仲達曰、圭潔白也、德行潔白、乃與之田。陳可大曰、圭田亦似有功德者賜之、若賜圭瓚。按孟子明言必有圭田、則不以德行功德而異。孔陳之說非也。張橫渠謂圭田恐是畦田、若萊圃之類。此更誤解圭字。趙註云、圭潔也。詩天保吉蠲爲饎、三家本作吉圭惟饎。圭田所以給粢盛。特牲少牢二禮不曰祭而曰饋食、祭以粢盛爲重也。圭田葢取粢盛蠲潔之義。圭田寻供祭祀、自不應

仍征其稅。故王制云。圭田無征。鄭康成以無征爲殷制。以周禮載師之士田爲圭田。有近郊之稅。改士爲仕。其說無據。陳氏禮書已辨之。

餘夫

餘夫。集註程子以弟言。毛大可謂有弟餘夫。有子餘夫。兼子弟言。愚按。餘夫同是子弟。而子弟不皆餘夫。蓋一夫上有父母。下有妻子。旁有兄弟。謂之家。受田百畝。其子弟助父兄以耕。同食於百畝之內。周禮所謂家五人。家六人。家七人。正合子弟計之也。其或丁男衆多。五六

七人之外又有子弟六尺以上可任男子征役之事則爲餘夫受田二十五畝至此人復有丁男受室滿五六七人之數然後更受一夫百畝之田賈公彥乃謂三十有室則受夫田百畝弁壯而有室無父母之養子孫之畜安得與八口之家同受百畝且受室之初無丁男助耕而遽加田七十五畝寧不至荒蕪乎故餘夫必俟丁衆成家方授以一夫之田不得槩云三十則受百畝也

周禮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

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鄭註云餘夫亦受一廛所以饒遠鄭衆仲謂餘夫二十五畝乃商制周則受百畝按二說皆非是趙岐註引周禮云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等也此說最明蓋餘夫授田亦辨地之上中下以爲田萊之多寡故曰亦如之耳若餘夫亦受百畝彼旣力不能逮而田亦有所不足矣

方里而井

錫文來曰方里而井與方千里方百里之方同謂四面

答得一里也。獨王明齋以爲不然謂四面合計得一里。共一面三百步。止得里四之一耳。其說不知何據愚按而方之法。合縱橫而計之。濶一步長百步爲畝。畝百爲夫。此以橫數之也。夫三爲屋。此以縱數之也。屋三爲井。此又以橫數之也。故濶三百步長三百步爲方里。以一面數之。三百步止得里四之一。誠如明齋所云。若四面答得一里。則當有十六井。爲田一萬四千四百畝矣。王制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此縱橫皆以十數之。故百

倍也方里之方畝積而成故縱橫以畝數方十里方百里之方里積而成故縱橫以里數文來云云當是未曉開方筭耳

舜使益掌火

史記於舜本紀敘禹以下十人有益無伯翳於陳杞世家則曰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爲秦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據此則益與伯翳是兩人於秦本紀則曰秦之先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生子大業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栢翳賜姓嬴氏

據此則柏翳爲舜虞官即益也愚按翳與益當是一人金仁山言秦聲無入故謂益爲翳分爲兩人恭史記之自相矛盾耳至班昭注列女傳以伯益爲皋陶子此則妄甚史記云禹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而後舉益任之政則伯益非皋陶子甚明張守節因班說而并猜大業即皋陶尤臆說矣

趙註火主火之官閼百詩云即火正左傳閼伯爲堯火正是也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亦即此官

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

簡潔是二河蔡氏據曾彥和之說合簡潔爲一其一則河之經流林少穎辨之謂九河勢均安得以一爲經流八爲支派按林說亦非禹貢孔疏云九河徒駭最北鬲津最南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支漢書敘傳自茲距漢北亡八支其一存者即是徒駭則徒駭乃河之經流也　任釣臺云徒駭是近海最先鑿者鬲津是上流總咽其入海必是八道皆同爲逆河謂此入海處海水皆與河相迎舊說仍並爲一非是愚按河自大陸以下地平而善潰縱其所之邇水即合禹因而疏之或自

經流而分或自支派而分或上或下或長或短參差不齊斷無截然皆上承爲津之理九河故道後儒討論綦詳而以爲津爲上流總咽則自漢以來並無此說即爾雅疏引李巡說穿鑿九河名義亦止云爲津狹小可爲以爲津並不作總咽解不知鈞臺何所據而言之河既分爲九復合爲一孔鄭蘇蔡之說並同葢以其濁而易咽故入海必止由一道然後能刷除成空而無貯淤之患若分八道入海則流緩力弱轉致停塞矣舊說斷不可易

閻潛邱曰余嘗討論濟瀆至五載始評以二言曰新莽後枯而復通唐高宗前通而復枯蓋後漢郡國志曰濟水王莽時大旱遂枯絕者此初絕也酈注濟水條曰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故杜釋春秋郭註山海經並云今濟水至博昌入海者此復通也章懷太子賢循吏傳註曰濟水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似素不知有中間復通之事者此終絕也愚按濟有河北之濟有河南之濟禹貢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此北濟也溢爲滎東出于陶邱北此南濟也北濟王莽時大旱枯絕其

後復通南濟自東漢時滎澤既堙而陶丘之流遂絕水經敘濟水自滎陽以下之道乃河水之行於濟瀆者實非濟也酈注所云枯後復通津渠勢改但當指北濟言蓋北濟初于河內武德入河後于温縣入河是即所謂津渠勢改者而南濟實無復通之事閻氏亦考之未審也愚竊更定其評曰北濟新莽時枯而復出南濟東漢後絕而不通似較閻氏爲覈

史記河渠書禹導河至大伾迺厮爲二渠以引其河二渠者一北流爲大河一東流則漯川也漢地理志東郡

東武陽縣(今山東曹州府朝城縣)下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平原郡高唐縣下云桑欽言漯水所出。水經注云漯水不得近出高唐。欽所言蓋津流出大伾所間也。禹貢錐指曰禹引河自大伾山西折而北循大陸東畔入海。而漯首入河自黎陽宿胥口(在今大名府濬縣西南)始不起東武陽。水經注所敘河水自宿胥口至委粟津之道皆古漯水也。自周定王五年河徙從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始與漯別其津以西漯水之故道悉爲河所占而上游竭矣。然河之故瀆不經東武陽亦不經高唐迨漢

成帝建始末。河決館陶。由東武陽絶漯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絶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雖嘗堙治。而故道猶存。王莽始建國三年。復決于此。莽爲元城冢墓計。不隄塞。明帝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爲大河之經流。自是委粟津以西。漯水之故道。又爲河所占。上游益短矣。漯水一出于武陽。再出于高唐。據成帝後言之耳。愚按鄭康成許慎應劭孟康並謂漯水出東武陽。水經注河水又東北逕委粟津。河北即東武陽縣也。漯水出焉。上承河水云云。則委粟以上。酈注亦以爲河。不以爲漯。然敘河水云

河水又東逕遮害亭南有宿胥口舊河水自此北入也河既自此北入則其東別爲漯者當亦於此而分胡氏之說良是但愚意此渠本以合漯而被以漯名而漯水實出東武陽故漢儒相承云然漢志于東武陽言禹治漯水者蓋以此爲治漯之始不以爲引河之始而胡氏謂其據成帝後言之恐未然也　任釣臺云漯者河濟之支流有自河而入濟有自濟而入河重爲二水之累故以漯名愚按漯受河不受濟不得云濟之支流水經注所叙漯水原委極其明白並無所謂自河入濟自濟

入河者。漯、說文本作濕。隸改曰㬎。又省一糸。遂作漯。今從字義穿鑿。于小學亦甚乖疎。

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

朱子謂漢入江。汝泗入淮。淮自入海。按水經注、漢水至江夏沙羨縣今漢陽縣。北南入于江。此、、漢入江也。汝水出魯陽縣之大盂山。東南流逕原鹿縣故城西。而南入于淮。所謂汝口。淮水篇云、淮水又東逕原鹿縣南。汝水從西北來注之。此、、汝入淮也。泗水出魯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有陪尾山。泗水發源于此流逕角城在今清河縣東南北。而東南流注

于淮。淮水篇云淮水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泗水從西北來注之。此泗入淮也。淮水至廣陵淮浦縣故城在今淮安府安東縣西入于海。此淮自入海也。禹時江淮不相通。孟子言淮泗注江。林少穎謂其誤以邗溝爲禹迹。按閻氏釋地云左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杜註謂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乃引江達淮與孟子排淮入江者不合。直至隋開皇七年開山陽瀆大業元年開邗溝。皆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水流與前相反而後淮始達江。然則孟子亦非以邗溝爲禹迹。不過綜

其大勢言之。謂南水皆入江。北水皆歸海。初未嘗屑屑然計及于水道之合否也。排淮入江。自是孟子語誤。而後人曲爲之解。有數說焉。李習之來南錄云、自淮沿流至于高郵。乃泝于江。因謂淮泗入江乃禹之舊迹。故道宛然。但今江淮已深。不能至高郵耳。或又謂淮泗本不入江。當洪水橫流之時。排退淮泗。然後能决汝漢以入江。二說朱子文集已辨之矣。任鈞臺云山海經言淮出桐柏至原鹿南與汝水合。又東南至廬江安豐縣與潁水合。東北至下邳淮陰與泗水合。漢既入江。則淮與

漢合又何不可言入江按余所見山海經二本並云淮水出餘山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入海淮浦北凡十有九字而無任氏所引之文即註中亦無此說不知何所據而云然惟水經注淮水篇云淮水又東南逕中廬縣東淮水自房陵縣淮山東流注之而淮水篇又不言注漢則所謂自淮山來者或別是一水而非導源桐柏之淮即不然亦必淮之旁出者非正流也而豈得云淮合漢以入江乎胡應麟據鳳陽府志云淮之正流入海其支流原入江今黃淮合流而黃强淮弱淮爲黃扼正流

入海者少支流入江者多入江路遠而勢曲故江北多水患以此證孟子之說余求鳳陽志而未之得未知其所指實蹟如何卽有之亦是後世水道之變不可以之証禹迹也何義門云汝漢淮泗施功之多者四水而字以下畧讀斷謂其他小水大抵皆注之江則于水道自渾然無滯礙此但作府文活法于解經無當焉

禹八年於外

禹貢雖指曰孟子言禹八年於外而史記河渠書云禹抑洪水十三年此據兖州作十有三載乃同以爲言也

正義曰堯典言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舉禹治水三載功成堯即禪舜此言十三載者并鯀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修鯀之功明鯀已加功而禹因之也馬融云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兖州平在舜受終之年也今按鯀以無成致殛則其功必少故經惟于太原言修漢儒乃因祭法之文而張大之以爲禹修父業事止三年夫以九州之大三年而畢其役禹雖聖人亦未必神速至此當以孟子之言爲正然東漸西被聲教四訖之效恐亦非八年

所能致則十三載之說未爲無據但不當連鯀九載耳

愚按孟子言禹八年於外非謂禹治水止此八年也禹娶塗山在受命治水之後孟子稱其過門不入就既娶有室家後言之故曰八年羅苹路史注云八年于外特記過門不入之年而已胡氏此條似于孟子之言猶看得滯在

荆舒

舒偃姓之國世本有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龔唐史謂羣舒一國五名是也毛大可曰其地近楚爲楚所

滅故稱荆舒愚按春秋宣八年楚滅舒蓼成十七年滅
舒庸襄二十五年滅舒鳩當僖公從齊桓伐楚時舒尚
未滅詩正義云舒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此說得之

周公方且膺之

吳氏曰閟宫篇公車千乘止則莫我敢承考其義爲周
公魯公而設備編錯亂當與土田附庸爲連文葢詩人
言成王命周公建元子於魯錫之以山川土田附庸有
千乘之賦有三軍之衆使之膺戎狄懲荆舒也不然孟
子引此詩何以云周公膺之乎季彭山詩說解頤云戎

狄是膺二句。本言周公。故孟子兩引之皆歸于周公。非以此頌僖公也。則莫我敢承。承繼也。言人莫有如我之敢承周公者。若曰惟魯能承之耳。愚按註以爲斷章取義者。是彭山之解。已不免曲說。吳氏以爲錯簡直欲改經以合孟子之言。則經禍起矣。